

以一盞墨汁拜謁

曉荔

暗夜里
心緒迷茫
臨帖《蘭亭序》
我把墨汁當酒
一盞又一盞
與書聖對飲

情隨事遷
感慨系之
先生曰
“死生亦大矣”
世殊事異
所以興懷

我斟上一盞墨汁
且听先生又叙
隔着遙遠的時空
一觴一咏
且听風吟

先生手筆
流芳千古
曲水流觴
隔着千年我与先生对饮
笔走龙蛇
墨汁酣畅
我醉倒在行间字里

游目骋怀
仰观宇宙之大
俯察品类之盛
荡胸生层云
决眦入归鸟
您的笔墨胸襟
与杜子美撞怀

千年之后的我
仰望着你
一支大手笔
书尽了中华文化的灵魂和精髓
永和九年的那次雅集
成了永远的盛典

我也想列坐其次
吹拂千年前春天的风
拜谒先生
且斟上墨汁
我有一盞又一盞的诗作
与诸位先贤
临风共吟



我曾在洱海边度过整整3年学子岁月。那时学校就坐落在洱海出水口的洱河之畔，每当坐在5楼的教室里，窗外的洱海就在眼底画卷一般跃然呈现，那一派开朗明净的画境，何其壮丽！总是蓝汪汪的洱海，倒映着蓝汪汪的天；或者是蓝汪汪的天，映衬着蓝汪汪的洱海。每天早晨，我们都是面对洱海迎来日出；日将落去，我们面对洱海送走夕阳；当夜幕降临，我们枕着洱海的浪涛悄然入睡。

那时我的睡梦和洱海就只有一路之隔。梦喃之中，洱海之畔的宁静风声、雨声和这个城市各种声响，随同洱海深处的脉搏，如同血液循环一般流遍我身体的每一个感官。于是，从百里之外的农村就学而来的我，感觉自己已经成为洱海的一部分。

阔别10年以后，我才又回到这个城市。是的，我说的是回到。或许正是因为始终从未改变的爱，所以我有着回家一般的亲切。停下奔波的脚步，我最终在这个城市安居下来，依旧每天早起晚睡，面对洱海，直至今天。

转眼十二三年时光过去，我几乎每一天都不会与洱海失约。有一天，我突然幸福地想到，我的人生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光阴是伴着洱海度过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已经习惯了洱海的水涨水落，花谢花开。我有时会把双脚踩到水里，体会洱海母亲的温存，也会把心交给洱海，感受洱海之上的雨打风吹。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热爱的不只是洱海，我还热爱着洱海边的生活。

洱海边上，我见过她的狂风掠岸、鳞波千顷，也见过她水平如镜、旖旎多情。很多年前洱海白帆千点，有人说洱海是一个搬运工，稍不多时，就把一朵朵白帆从茫茫远端搬运过来。在周边湿地不断被破坏和锐减的当下，洱海水底却始终持续向好，这块天然的水域竟成了各种水禽仅存不多的越冬温床。冬日里，选个宁静的早晨或是傍晚，漫步洱海之滨，看百鸟翔集、鸥鹭齐飞的景致，让人似乎回到了自然的深处。而那些懒洋洋的野鸭，浮在水中便一动不动，最终被层层浪波推到近岸，在人们一阵吆喝声中，它又重新游入深海，在水面拖出两条长长的水痕。有风的日子，洱海是不会缺少浪

洱海无弦万古琴



波的一个大浪过来，接着又是一浪，如同起伏的群山。这一起一伏之间，让人想到广阔的海底世界。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一水之中，水波之隔，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天地。包罗万象，承载万物，何其之美，何其壮哉！

洱海属于高原断陷型淡水湖泊，坐落在大理坝子东部，面对正西边突兀挺拔的苍山，西高东低的地势，铸就了洱海沿岸人民开阔及远的思想意境。读着“天柱折，地维绝，地陷东南，天倾西北”的古句，想不到在大理坝子这一狭小的天地之中，我们竟还有这样一个为孩子提供无比贴近想象的现实意境。

重要的是，洱海始终是以“母亲湖”的姿态存在。据考古发现，早在4000年前，洱海之畔的岩洞中就有早期人类活动的足迹；先秦时期，洱海周边的居民揭开引洱海水灌溉的历史，让大理坝子成为享誉三滇的“鱼米之乡”；20世纪90年代，洱海之水还通过“引洱入宾”工程输送到宾川，缔造了一个“水果之乡”的新传奇。

或许就是为亲近洱海，我差不多有三四年时间，从不间断地坚持步行上班。六七公里一路奔走，不远，却也不近，但已经足够你思考和感叹，也足够你四下眺望、心神神往。

洱海通过洱河，连通了澜沧江水系，洱河穿城而过，自然也成了这个城市最美的风景。沿着洱河直到洱海，横跨洱海的4座大桥，生动地演绎了大理上千年的历史沧桑。闭上眼睛，我似乎看到了黑龙桥畔“天宝战争”的金戈铁马与烽火狼烟；睁开眼睛，我却看到了兴盛桥上的车水马龙。伴着沿途的绿水青山，我可以快走或是慢跑，可以尽情地呼吸，放松心情；可以暂时抛开烦恼，感受风吹。遇上雾霭中漂来的渔船或是苍山顶上的红霞白雪倒映在海里，我还可以停下脚步，随手拍上一张美图发到朋友圈里，等着朋友们称奇、点赞。

事实上，洱海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摄影天堂。环游洱海，三岛、四洲、五湖、九曲，百里浩渺烟波构成的天然画图与正对的苍山珠联璧合，寒来暑往，四时节易，紧随气象变幻，洱海能在每一个时段演绎出不同的乐章：烟雨碧波、浮光千点、柳岸沙堤、渔舟唱晚、晴雪阳

春、洱海晨曦、山融水色……这样动人的画面不绝于眼，如同天地弹奏的一曲悠扬乐章，悦耳的琴声总在不经意间掀起你内心的壮阔波澜。

在这个美丽的高原城市，因为洱海，人们的生活变得极为休闲，哪怕是河岸和湖边一驰而过的汽车，都不会拼命按喇叭。湖边的大道上，常有锻炼的老人，有似你一样慢跑或是快走的上上班族，有举着小旗带着游客上船的令人赏心悦目的金花姑娘，有开始摆摊叫卖的生意人……

大桥底下或是海心亭中，许多习惯游泳的人，常常清早来到湖边游水健身，风雨不断，寒暑不拒。我一直以为洱海的冬泳就是其中最当之无愧的人文杰作，远比那些老澡堂更有内涵。下关风大，特别到了冬天，风更是昼夜不停，一刻不止。可冬泳者依旧会在每天清晨严寒时分准时到达洱海，衣服一脱就扎进水中。有能耐的冬泳者可以赤手空拳横渡洱海，甚至还可以从南至北将40多公里的水域游完。冬泳者中有许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并且不乏耄耋之年的游泳健将。他们的生命属于洱海，或许一生都离不开洱海。让我更为敬佩的是那些跳水爱好者，踩到高高的石栏上，身子一弯就钻入水中，居然就不见了踪影，如同一只野鸭突然钻进了湖里，很久之后浮出水面，人就已经离岸十几米远了。还有人甚至连后面的湖都不看，闭着眼睛往下一靠就平平贴入湖水之中，翻动上肢就如睡觉一般躺在水波表面。尽管相隔百十米，激出的水花却似乎溅到我的脸上，凉凉的，让人从心底感到熨帖。

桥的另一头，最常见的是鱼摊小贩。那些人，赶在每天凌晨日出之前把几盆鱼儿摆到路边。我常常在严冬时节看他们燃起熊熊的火，随风摇曳的火光遮挡不了一脸困倦。但我还是要深情地说上一声：洱海真好！因为这一面纯活的湖水，不仅在于她凝聚着令人惬意的氛围，构造出一幅幅美丽的风景，还在于她能辟出一处处幽静的境地，给人带来许多弥珍的财富。洱海是一种生活。闲了闷了，你可以到洱海旁边走一走；口寡了吃饭没味了，你可以到洱海边上找一家小店美美地吃上一顿鱼，在酸酸辣辣的味道里流一身

热汗；春来了或是下雪了，你还可以带上依偎的情人或是淘气的孩子、年迈的老人，到海边散散心、骑骑车、拾拾贝、坐坐船、踏踏青；待花开了或是雪霁了，你还可以带个相机，从海西奔到海东，将整个苍山洱海连同那幽静的田园风光一并摄入其中。将所有这一切累加在一起，会让你真切地发现，有这么一湖洱海的陪伴，生活竟是如此美妙。

2018年，我终于走出陋室，围着洱海，用一年时光徒步行走考察，最终写成洋洋20万言长文，表达我对这个高原湖泊的忧与爱。洱海从此成了我笔下最重要的文学地理。从这个洱海南岸的城市出发，断续一年之后又回到了出发的原点。攀至山顶复来看海，倏然间发现，洱海其实就是一面镜子，蓝汪汪的水，不单能照出蓝汪汪的天，还照出湖畔形形色色的众生，只要你稍微细致地留心一番，都可以找出你的另一种生命状态：是在湖畔停着车悠闲地打着羽毛球，还是在台阶上行走品茗；是在湖水之上辛勤地驾着渔舟，还是在人行道上或是车道上发狠一般地奔走；是牵着爱人的手享受着青春的浪漫，还是在孤独地行进中品着这流水般的岁月……

我常常羡慕地发现，在百鸟啁啾的早晨时分，常会有许多不拘形迹的人，在山间小路上如同鸟雀百兽一般，大声叫唤，流一身汗迹出林，带着浑身舒畅。也有人会在步行中握一把火钳，沿路拾起地上的垃圾，而此時和他一起遥遥相对的，是洱海中的一叶小舟，正在晦明晦暗的天色中沿途打捞。

“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风里浪花吹又白，雨中岚岚洗还清”“水光万顷开天镜，山色四时环翠屏”“鸟从云母屏中过，鱼在蛟人镜里行”……这是诗意里的洱海，也是千百年前的洱海。我记得哲人说过：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同样，我们亦不可能两次踏入相同的洱海。因为悠悠洱海水，每天都在流逝。所以我们每一天面对的，都是新的一天、新的洱海。

庆幸的是我们面对的一直是那一派清丽的明山秀水，那一派永久的诗意、永远的洱海。

乌木河三章

和文平

乌木河静静地流，流过春流过夏，流过秋流过冬，四季里都有鲜花开放，每天都有歌声飞扬。河边上上的嘎佐村，是傣傣人幸福的家园，唱山歌的女人，把满沟满谷的花椒和核桃采摘回家，喝烈酒的汉子，把满山满坡的苞谷和洋芋背回家，粮食满仓，猪羊满院。夜晚的星光下，熊熊燃烧的篝火，映红人们的脸庞，葫芦丝吹响的时候，载歌载舞的人们，把生活的欢乐，肆意挥洒在新时代的曙光里。

嘎撒尼撒的乐园

嘎撒尼撒是傣傣人好耍好玩的地方。每年夏天，乌木河谷里热闹起来，两岸青山如黛，河水清澈见底，一艘艘橘黄色的皮划艇，沿着碧波荡漾的乌木河漂流而下，皮划艇时而在水流平缓的河湾里游荡，时而在水流湍急的河水中漂荡。来自远方的客人，在乌木河水里尽情地释放着欢乐和激情，在绿水青山的怀抱里享受惬意人生。

嘎撒尼撒是城里人休闲避暑的地方。炎夏夏日，那座以攀枝花命名的城市，金沙江和雅砻江交汇处的百万人口，承受着滚滚袭来的热浪。挥汗如雨的人们，为着追寻这一方清凉世界，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开着越野车翻山越岭而来。当乌木河里飞溅的浪花，伴随着一阵阵欢声笑语，和着明净的阳光一道洒满全身，所有的暑气和炎热就都一扫而光。

嘎撒尼撒是乡村旅游的好去处。秀美的乌木河自然风光，悠久的华荣庄历史文化，傣傣族傣族的民族风情，吸引着四面八方慕名而来的客人。漂

流的船只穿梭于幽潭怪石险滩之中，垂钓的人们在这里感受悠闲自得的生活。稻田里摸鱼，水塘里捉鸭子，河边上采桑葚，白天在农家庭院里品尝美食，夜晚在星光下的帐篷里安营扎寨。嘎撒尼撒是乌木河畔幸福的乐园。孩子们在河湾里游泳嬉戏，水花里充满了童年的喜悦和欢乐，年轻人三五成群地坐上皮划艇，享受一次更刺激更凉爽的漂流。老人们在河边上燃起炊烟，组织一次野外的烧烤。汇聚在广场上的人们，加入了歌舞的海洋，欢快热烈的傣傣族舞蹈跳起来，轻盈曼妙的歌声里洋溢着傣家姑娘似水一样的柔情。

嘎撒尼撒是大山深处一幅美丽的画卷。蚕桑织出锦绣图，林果描绘五彩梦，万物竞绿，一缕清风袭来，一帘细雨随风而至，朦胧的雨雾从河面上升起。当阳光穿透雨雾，花儿开得更加鲜艳，草儿舒展开嫩绿的叶片，河边的柳树在风中梳理着长发，成群的蜜蜂在花丛中忙碌，蛙鸣蝉噪，郁郁葱葱的季节里，嘎撒尼撒点燃了乌木河的夏天。

乌木春飘香的地方

云雾山中茶，乌木河畔春。采茶姑娘的歌声，让春天的乌木河流淌得更加欢畅。河面上升腾的雨雾，缭绕在绿树葱茏的山坡上，茶园宛如仙境一般。一棵棵排列整齐的茶树，像一队队即将出征的士兵，被春雨唤醒的茶园，新长出的茶叶头顶着尖尖的嫩芽，一丛丛煞是可爱。采茶姑娘身着竹篓，俏丽的身影若隐若现，她的手指灵巧地在茶树上移动，像春燕在雨云中飞舞，春

风吹拂着采茶姑娘乌黑的秀发，她的眸子比乌木河水还要清澈。

花香蝶自来，茶香人自品。乌木河畔的乌木春茶，茶芽细直苗秀，茶身条素肥实，沸水冲泡之后，透着灵气的乌木春茶，在玻璃茶杯里从杯底争先恐后地往上钻，芽尖竖立如幽兰绽放。热气腾腾的茶水，香气清新持久，汤色清澈嫩绿，品茗香茶，心静如水，浸泡在宁静、淡泊、古典、优雅、清香的美感中。乌木春茶似乎包含着对人生的一种诠释，茶道浓缩为精神、宠辱不惊去留无态的精神。

乌木春飘香的地方，绿水和青山相伴。春风吹过乌木河畔，冰雪消融、水声潺潺，清幽幽的河水，从大山的褶皱里流出。清澈见底的水中，有珍稀的裂腹鱼在自由地游来游去。绿油油的水草在波光里荡漾。昼伏夜出的水蜈蚣躲藏在水草里，躲藏在石头下，河底美丽的卵石在阳光下闪烁着斑斓的光彩。河边的杨柳吐出新芽，河畔的桑树长出嫩叶，巍峨耸立的鸡冠山下，茶园里郁郁葱葱的绿色，铺满了一片山坡。

乌木春飘香的地方，歌声和舞蹈相随。巴乌、口弦、月琴，演奏傣族歌舞的高亢激昂，琵琶、三弦、葫芦笙，释放傣傣族歌舞的热烈奔放，手鼓、铓锣、竹笛，表现傣族歌舞的飘逸轻盈，阿哥的舞步粗犷，阿妹的歌声悠扬。蓝天白云倒映在乌木河里，鲜花和绿树倒映在乌木河里。山清水秀鸟鸣虫唱，乡村振兴人民幸福。乌木河畔是民族团结的美丽家园，各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交流交往，一起谱写新时代共同繁荣发展、共同团结进步的生活篇章。

潜泳的时日

（组诗）

陈登

黄河春游

我们醒在早晨
三月，灰尘和芦苇
都被砌为巢穴
——那是杜鹃
还是喜鹊？厚重的绿水
荡漾，鸭群被推上汀岛
对人生用了河的比喻
却不能平整东流
圆融地
化为西北碎冰
无法再走了，你说风
吹面不寒……但
河岸已尽

夜闲散步

将公路绕上一个来回
从灯火通明
到它脆薄的暗面
深夜，地砖嵌合灰黄古道
指引合律的凹凸

你意识到衰老吗？
街市寂静亘久

说说旧地址吧
嘴角初生的纹路
弯而合宜，两道涟漪；
说你死去的宠物狗
蚂蚁簇拥它最后的糖分
似土星环；说水垢
正宽阔的隧道
游满成群红鲤鱼
我打穿多年的耳垂
还隐隐作痛；轻声的
瘦若无骨的话语
如落齿纷纷。

星星是寡言的连襟
路灯如妙手，一盏盏
使面庞圆洁如月
几声暗唤，便合起
背上层叠的熄灭

棉花日记

坐在候诊室，听机器
念出陌生号码
白露后一日，阳光
黄得发旧，普照而高楼
我的名字也在屏幕循环
等待一小时。周末
儿童吵闹，心情平淡
是绿玻璃：初中体育课
使用的载玻片
附身必然的单调与纯度
擅长钻研标本，还有
久远的脚程

我如何来到此处
又怎么生在这里？
藏进掌纹的
沙砾、盐晶、阿拉善石
都软化了细微的璀璨
在机械女声中演变
昏沉却渐渐似我：

一团棉花的透明。

潜泳的时日

词库被灰和空填满
无知共我在这夜里浮着
没有踏足的荒野
钻进火车缝隙的冷风
被辜负的烟味。都通通
隐姓埋名在这段
潜泳的时日

栀子花替我香
仿佛春天已提前在瓶中
招摇地隐居。鱼吐出
瞬息的气泡，破碎前
水替我说话而
烟花代我闪光于
城的腹地

我常怀疑一些
莫名丢失的物品
它们分担了许多未名的
命运和疼痛。也始终
泥牛入海，喑声终日
等我分发密封的幸福

飘忽之物

尽数虚无
都标注实线边界
羊群浮起，不忘握紧木栅栏
一只白色塑料袋被置放空
中摩挲声选中某束电流
搭起跨城的独木

隔着比例尺虚拟漂流
果实轻盈，发梢分叉微微
身体沉重而俱无长技
塑料插排连通地线
虚假莹莹燃起
漂浮光片

心有镜的破碎
与物为春的训誓也早早地
花叶凋零，比附是虚妄的
每每急迫地涌入河道
身染酡光时，她才真正爱着
手中的飘忽之物